

集部

攻媿集卷五十八

宋　樓鑰　撰

記

新昌縣丞廳壁記

余表弟汪履道得中丞新昌尋前任人名氏自紹興末年得李君結而下凡十餘人以壁記為請報之曰昌黎藍田有記尚可著筆乎書再來曰藍田之文誠美矣殆

有激而言不然既曰於一邑無不當問而崔斯立乃曰哦二松之間丞果誰負也我先人季父及吾兄皆嘗爲之率以勤幹貳其令有聲於時是邑雖小思繼家聲亢職以來勉於所事日不暇給追科讞獄凡邑之寄大府下之縣必屬令丞謂之知佐簿與尉或不預也侵官固所不敢敢慢官乎求丞之職又自有常平雇役經制等緡錢動以千萬計境内河渡水利等事固已不勝應帥垣部使者萃於越委以吏事文符旁午又時奉檄以走

它郡會邑大夫更易攝承久之惟恐無尺寸自見以及吾民誠知古今事不類人才有高下顧雖欲一日掃溉之暇不可得未可以藍田之言為當然也余讀書莞然曰子之言有理勉旃其以此記之

錢塘縣廳壁記

錢塘古都會繁富甲於東南高祖南巡駐蹕於茲歷三朝五十餘年矣民物百倍於舊負郭二邑事體寖重他郡邑莫敢望紹興二十七年有吉錢塘仁和比開府祥

符兩赤縣中書擇才授任秩滿許以陞擢於是選任又重仁和乃錢塘之分故錢為尤重焉舊治在錢塘門内尋入景靈禁籞乃以華嚴僧坊故址為之在國庠之西南邑鉅事叢才者或病之紹熙二年宋君价始至興滯撥煩坐以無事首作夫子廟以崇儒風建狴獄以清囚禁因又裒彚前任人名氏將刻石以記縣既甚古蒐攷史傳自宋元嘉中劉道真至吳越羅隱凡十人國朝張君房而下抵今凡三十九人具載歲月亡者缺之使

後有攷馮君實景文公四世孫風流未遠儒雅飾吏敏於從政故其施設知所先後如此鑰與君素有姻好喜君之優於仕也爲之記始末而又告之曰壁記不可無也然縣令去民最親賢否不可得欺彼卓太傅元魯山諸公著於民心千載猶不忘蓋有不待碑而後傳者君尚勉之

沿海制置司參議廳壁記

四明爲東南大邦海帀三垂北通海岱東控高麗日本

諸國高皇南巡駐蹕臨安尤為控扼要地始置沿海置制使尋命守臣兼之凡閩浙淮東瀕海之州皆隷焉後分道置使乃專領浙東四郡檢校少保郭公仲荀徽猷閣待制仇公悆皆嘗領之仍有參謀參議官紹興三年二司俱罷隆興元年海寇猖獗户部侍郎趙公子潚以敷文閣直學士出鎮復兼置制使以重其權獨置議幕非老成資高者不在茲選於是張君大年始為之五傳而至先君先君嘗以軍器監丞兼攝起部出守括蒼偕

游念歸遂任於家又閱八人至今吳侯侯一日謂鑰曰
時平罷警幕府雖省文書然制司任重爲之參佐敢怠
其事將刻石紀前任人名氏自隆興始且子之先君嘗
爲是官矣子爲我記之侯嘗爲鵝城濠梁二守有能名
精神未衰才力過人此職雖無以表見然嘗造其公宇
前日支傾拄壞之不暇今皆煥然又有餘力以及此臨
事類不苟識者多稱其賢鑰既與侯游又因得以不肖
姓名託先君之後遂謹書之

昌國縣主簿廳壁記

昌國明之屬邑實海中一大島也以山經地志數家攷之唐開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析越州鄮縣置州仍置奉化慈溪翁山等縣大率多析於鄮明今為慶元府鄮復為鄞翁山即昌國也大歷六年三月四日廢於袁晁之亂故唐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圖志止列四縣曰鄮奉化慈溪象山而圖志於鄮縣云翁洲入海二百里即春秋所謂甬東越滅吳請吳王居之者也其洲周環五

百里有良田湖水多麋鹿圖經翁山一名翁洲十道四
蕃志云徐偃王居處城基猶存皆今之縣境也皇朝端
拱二年始為鹽場熈寧六年部使者以蓬萊安期富都
三鄉與鄞縣隔海請置一尉以司鬬訟盜賊事王文公
嘗為鄞令創縣賜以今名元豐元年又割定海縣之一
鄉隷焉初以邑小憚費以尉兼簿領之職隆興改元海
寇猖獗郡守尚書韓公仲通奏更置武尉而職始分邑
之末立一尉獨尊承平民有餘力官舍壯麗他邑無能

及者而簿廳始因草創久覺弊陋居者懼將壓焉累政欲爲而力不逮慶元二年平陽楊君既至慨然欲一新之既數月公勤敏明孚於上下嘗試爲之圖郡造浮梁邑有餘材君請得之捐資調度邑人相與分材効力不勸而集鳩工於三年初夏落成於十月之乙未爲廳三間高廣加於前數尺階與軒稱是徙廳右之神祠於左廊廡吏舍一切更造木工一千五百有奇役夫二千優與之直費錢才千緡父老爭持酒幣以犒工役唶曰民

不告勞而輪奂如此何其神速也始余官於朝故人劉
閙叟嶠雲以書來曰外子楊正臣欲附計臺一試望有
以惠顧之已而中其選遂登紹熙元年進士第鑰也初
一見而竒其貌與文令又益知其才矣余鄞人也而未
嘗涉海第聞出定川鮚門山水天無際風帆迅駛窮日
而後至昌國故雖有寳陀安期蓬萊之勝願游而不果
惟邑人往來誦楊君之政至不容口發軔之初臨事不
苟如此遠業殆未可量也邑士請記其實且曰楊君將

去不可以無傳故欣然為書之

慶元府通判南廳壁記

郡縣丞雖不侔然位高而偪大率如藍田壁記所言余頃贅倅丹丘問於故給事吴公芾公曰吾嘗三為之進則有侵權之譏退則有避事之謗余曰處於材不材之間可乎公曰子得之矣慶元於今為輔郡貳車有三分東西南廳而南為勝城中一湖最為絶境公宇據其陽盡得十洲三島之要舊為榷酤之所至今猶以名其橋

南渡增員始以居此參政錢公重建紅蓮閣於前運使楊公大興廳卮然二廳皆有題名此獨闕焉今董君嘗入制幕先君工部時為參議官同僚頗久樂此邦風土別駕車以來既至首欲編前任名氏登之石以序列見屬病故相仍三請不倦遂為之書併以所親歷而知者告之君之大父資政在思陵元帥府為名臣家法流傳猶有世臣之風只此一舉足以見居官之不苟淳熙初魏王易鎮罷倅貳而置長史司馬之職故更六年而後

葉君以太社令員外置云

錢清鹽場廳壁記

錢清鎮去紹興府四十五里而近有江曰浦陽蓋自婺之浦江發源浦江舊名浦陽也唐志載越州有府一曰浦陽乃府兵之府城基猶在有橋曰隱兵而錢清之名則不知所始相傳以為錢武肅王誅董昌於浮梁因以得名然近嘗發土得靈助廟捨路記乃會昌中碑已言錢清則名已久矣昌傳言執昌至西江五代吳越世家

又言西小江豈正謂此江耶或言後漢父老持百錢送太守劉寵寵各爲取一大錢以此表其清云熙寧間部使者盧秉論鹽課云越之錢清場江水清淡以六分爲額不言三江曹娥兩場老吏云崇寧改鹽法始以錢清分爲三場場基堆阜四環乃舊教閲之所今猶目爲教場亭民本九十餘戶戶每月出鹽一席豪民既侵奪其地邑胥又多方漁獵之復有私販通注之擾僅餘三十八戶而額不減使之均出是以重困四五十年來未嘗

及額而適負愈積矣從弟鏞孤苦力學久處上庠幸取世科頃尉東陽頗著能聲轉而為此不敢不謹撫存亭民既為之剔蠹疏源又悶為之代税輸三十八户欣然如更生而課亦隨羨遂加增九分有竒廨宇建於崇寧二年適百年矣雖頹敝之甚高宗幸四明嘗駐蹕其中鏞為一新之倉使得十萬錢而為屋三十餘楹宏敞雅潔什器俱備使亭民之解事者司錢物之出入官吏皆不預居民仰嘆以為前未有也又嘗為府中修山陰

兩鄉海上石隄八百丈土塘千三百餘丈添創兩埭造南岸大石橋以便往來亦可謂勤矣去替止三月以書來求壁記將書前任名氏歲月之詳因為取其大槩併記之庶後來者有攷云

池州教官廳壁記

秋浦為江左名郡齊山九華之勝人物秀發又有李太白杜牧之遺風庠校之興有自來矣吾甥永嘉盧申之祖皋力學繼世科為郡博士其行也求贈以言申之俊

而好文進學不待勸勉特以其少立而自立將為人師慮鮮琢磨之益大書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以遺之之官未幾則聞教育有序衿佩向風以書來求壁記告之曰余嘗客授子之鄉矣學無止法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古人之言其旨深矣非真知學者自以為足非篤於教人者亦不能知困惟斅學半傳說之說本以勉其君而學記以為教學相長此又一說也今之教者不待問而講說又所從事惟舉子業雖皆非古之道然勵志

於學當自知其不足用力於教當知其困不足與困子當自知之非余所能告也試書諸壁以銘坐右且將以告後來者

攻媿集卷五十八

攻媿集卷五十九

宋　樓鑰　撰

記

慈溪縣興修水利記

慈溪本以東漢孝子董君得名溪今在大江之南江之發源自越至上亭而分一貫邑中一環邑前已復合焉縣之西北有水出羣山間迤而東來未至縣五里所抵

彭山而入於江瀕江舊有閘啟閉以時遇霖潦則泄之瀦其餘以備旱暵西鄉實受其利又通下流以入縣水勢朝拱映帶左右合於陰陽家言亦猶宅山之於郡城也昔人創邑之初爲長溝於井市横三縱四其間二者如帶之垂爲梁於上而通舟於下堪其南而立斗門於東呼吸江水脈絡通貫按其圖大槩如古澮洫之制歲久閘廢水無所蓄旱則仰潮汐乍盈易涸民勞滋甚縣河淺淤菰蒲叢生居民因侵其旁藝木築室日就湮微

雨集則湓溢沉墊已則汚穢停滀氣壅不宣多起癘疫
豈惟不足以供濯溉之須年來縣一再火延燔數百家
環拱而莫之救病又甚焉邑無丞水利之職簿實司之
蓋有欲為而不能遂者會今郡侯岳公方提舉常平事
按行郡邑首詢利病縣人合辭有請迺下其事使丞圖
之主簿趙君推跡本原慨然欲復其舊告諭父老訓率
子弟莫不勸趨凡田於西者畝出錢三百首建閘於彭
山先為長隄以捍江潮撤故閘餘址悉以石為之長十

有一尋廣四尋中闕丈有二尺扃以層版經始於淳熙十三年之春秋七月訖事費錢百六十萬為工五千里築四埭以障支流西鄉之利既興遂修斗門復捐金錢為之倡二者皆堅緻精密比舊基有加焉十月初吉又為濬河之役趙君譬曉明白上下交孚於是家自為役不待程督愁霖之餘開霽踰月若有相之者盡撤壅蔽始見故道擴剔浚治工不告勞河廣一丈五尺深七尺中間廣二丈六尺深如之引西流而灌之綠波汪灣舟

楫通濟又可以溉邑下之田易去横彴增重河梁百年舊觀一旦復還如人之身氣血滯鬱疢疹隨生醫巧藥良導之流通則舉體和暢精神自倍耋稚䌤然相賀且曰自今以往吾邑其庶幾乎趙君佳公子也種學績文以儒科自奮天資閎敏吏事極不苟二役之興皆成於同僚協謀不掣其肘更選里士之才而公者以司會計不使吏預其間故財不蠹民不擾一箠不施而利興害除可傳永久咸請記之余觀古循吏剖訟解紛功止一

時惟水利之興則可以惠民於無窮熙豐間非不務此然而擾民之害先見則奉行者之過也善乎蘇頴濱之論曰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者興事至此蓋已甚勞皆切中當時之病恭惟皇上求民之瘼如恐弗及一以此事委之州縣而命部使者督課之是惟無作作則實利及民賞不失勞所在底績由令之法良有司奉行惟謹而佐邑之賢又有如趙君之整辦遲以年歲所濟多矣後來者尚有以增緝之哉趙

君名汝積字商卿漢恭憲王之裔熙陵八世孫也

荆門軍義勇甲仗庫記

文武無二道有其事則必有其備古之義也荆門王使君錸之為郡也思不忝於先烈竭力從事有聞於時始至問民疾苦皆以財殫民貧姦豪得志逋逃為孽人不奠居為言君曰是當有以次第為之汲蒙泉以釀酒而利入日倍墾荆榛以為田而曠野以闢括隱户以增官賦務農功以勸本業崇飾學校旌賞孝悌嚴釋奠之禮

勸奬士子以興文風以續先參政之墜緒鋤治豪强修飭火政明賞信令以制逋卒盜賊之尤無良者逺斥堠教義勇又能鑿頑石覓通塗增置郵傳以便往來謹邊鎖絶支徑申嚴法禁以謹泉貨才智有餘而精力足以行之諸司咸以最聞可以少休矣一卒以狂酲殺三人捕得立誅之以聞上尤嘉歎以為無罪可待咸名流聞姦宄屛跡載念郡當荆楚之郊倚義勇以為重在尺籍者四千人顧視所用器甲之屬名數雖具在而積久不

用位置無法率委於郡治廊廡滯壓朽腐兵氣不揚君既親行都試以作其勇且曰兵不犀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裸同是非置之高爽之地民居多茅茨萬一延燔則又將埃滅而無餘矣乃度基於郡之西北虚曠幾百餘丈繚以周牆阻以深溝計工與材以聞於朝有旨下總司幹金穀以濟其須淳熙十五年八月庀役不閲月告成為屋若干楹廳事居中置樓於門兩廡翼如也使君為政抑可謂知所先後文事武備無有不及者

足以為保障矣荆門多古跡義勇之士服習教法持利兵以賈勇望高陽之長阪其亦有慕張益德之横矛拒敵者乎慕府翰墨之士登斯樓也挾清漳之通浦倚曲阻之長洲其亦有為仲宣之賦者乎使君其進之

泰州重築捍海堰記

東南隄防莫盛於淮東捍海之堰堰在泰州海陵縣北一百五十里起唐大歴中黜陟使李承自楚之鹽城南入揚州綿亘通泰之境不惟蔽遮民田亭竈附衣尤利

鹽事至天聖初范文正公又宏大之徙堰少西以避海
濤之衝發運使張綸轉運使令狐儀實主張是亘一百
四十三里有奇甓其外以為固置兵五百人分列五寨
專典繕修崇觀之後始充他役乃無一人守者宣和隄
決壞田三百餘頃紹興七年又壞隄幾半越二年始修
成已不如天聖之堅密厥後提舉朱冠卿知州事徐子
寅張子正魏欽緒皆因壞增修子寅又請鹽場官分視
捍堰各守其境淳熙十三年提舉趙鞏相河所衝曰六

澤浦變而新之壯於舊三倍且柵其外十三里更創夾隄六里於桑子河其餘增卑培薄悉還舊觀慶元二年二邑之民又以病告謂晏溪河東有土月堰下臨海洋了無塗泥為之固護地形就下紹興以來四經移築民田之墊於海者十五里衝損海陵堰身六里餘如臯亦壞十餘處近益損甚提舉王公寧覽之惻然亟命知海陵縣陳之綱相視利害請移入二里重增九尺基厚二丈九尺面減五尺又遣捍堰巡檢劉正志量度會計創

立基址計三十四里一百九十四步用工二十八萬公按圖察之謂西接范公大堰若不及今移築則堰内之田當為斥鹵且將浸淫旁及横流四出為害益大亟以奏聞且言水政臣職也敢憚改作所費雖重撙節財用銖積寸累顧就兹役不敢以煩朝廷仍及仲春農事未興之時亟圖之正月甲子刻上凡再旬而得請遂以某月某日庀役至某月某日崇成既訖事再招海清兵士百人分置五寨興窰燒磚以為後日繕修之備仍檄之

綱偕幹辦公事趨不熄董其役公亦躬為一行凡用若干工費錢米若干民大感悅而王公不自以為功也告成於朝遷一秩以寵之太守沈公坦走書於鑰曰捍海大堰雖跨數州而泰之利害猶重今日所修則全在下二邑賴賢使者一力為之民既不知役凡我同僚亦皆嘗成而無預請記之鑰因為之攷圖經舊記而得其實則作而言之曰美哉斯役也范文正興千載之大利苟非後之賢者相與扶持之亦安保其不壞自茲朝廷之

上皆如今天子之垂意爲部使者爲郡將皆如王公之用心雖至於無窮可也鑰與王公嘗同朝稔知其文章政事之絶人試郡永嘉實繼沈公詹事之後泰州其子也治辦有餘尤爲王公所知樂其有成欲以傳於永久鑰長子濬方以一尉出二公之門故不復辭而屬筆焉

餘姚縣海隄記

餘姚爲紹興壯縣岸大海者八鄉分東西二部綿地一百四十餘里舊有長隄蔽遮民田孝義龍泉雲柯三鄉

沙漲土高無風潮衝決之患開元東山蘭風梅川上林五鄉間有閼壞實為民憂其東自雲柯而北至於上林為二萬八千尺慶歷七年縣令謝景初為之王文公記之今自上林以及蘭風四萬二千餘尺慶元二年冬知縣施君宿所築其中有石隄四所計五千七百尺者又其所創建也邑人求記於余謝之曰令尹之功力固倍於前人然前有文公之記何敢為第二碑請不已則又曰文公之文不可及姑以記今日之實則可爾余外祖

汪公少師宣和中嘗為是邑修燭溪之湖建承宣之亭其後伯父從兄皆嘗為之婦家王氏自尚書而下四世寓邑中熟知海隄之為害而近歲猶甚大率歲起夫六千夫役二十日計工一十二萬費緡錢萬有五千夫力或不均弊孔百出故勞費如許民力不堪曾不足以支一歲而又往往蕩去矣施君始至問民疾苦咸以此為大病親往視之詢究利害乃得要領選鄉豪之首公强幹為人所信服者十五人分地而共圖之尉曹趙君伯

感協力佽助必欲集衆力以捍怒濤謀久計以蘇民瘼
承平時提刑羅公適知縣秘書丞牛君嘗以石為之今
既百年舊迹逺在海塗中則民田之侵多矣先因修築
搜取塗中舊石創築二千七百尺用工二十萬三百六
十以蔽東部之田惟西部三塘以紹熙五年秋潮為菑
故隄蕩盡為害甚酷乃於謝家塘王家塘和尚塘三處
度為石隄通計三千尺尤當海水突怒之衝鄉民趙明
釋子行球董其役約費甚重邑不足以供列於府於監

司提舉常平劉公誠之深主其說首助穀三百斛益勉為之凡所陳請率應如響通守王君介幹辦公事王君柄左右尤力令得恃以展布隄高一丈石厚一尺為一層用石至三萬尺縣出緡錢四千三百有奇邑之士夫與其鄉人助三百萬工力尤重費猶未足也茲事既成則並海之田始盡可以無虞矣前者惟知修築弗思守護之策隨補隨壞迄無寧歲況隄壞有漸特人事有所未盡爾冬而起夫春始興役因仍粗畢姑以辦聞日隳

月損無肯出力蟻穴尤能潰隄况秋至湖起其壞必甚亟科近隄民夫為之救捺農事方殷青黄未接安有財力以為久計今則四邑官分季臨視廟山三山兩寨官月遣十兵廵其上鄉豪又伺察之隄茍有闕即以聞於邑隨即補治其視蕩然而後為之者豈不相萬萬哉令猶以為未也謂不有以為千百載之圖終恐不足以繼而前功寖隳矣於是又議建一莊約為田二千畝始得上林海沙田二百三十餘畝又得東山汝仇湖外之地

六百八十三畝龍泉有桐木廢湖素不蓄水得七百四十五畝三者凡為田一千六百六十八畝皆出官司之相視不妨公不害民收地之遺力俱有水源以為灌溉募民耕墾假以資糧畚畬新地皆成阡陌得禾稼實利以助費又將益求曠土且以其收而歲增之以足二千畝之數築倉於縣酒務之西專儲粟以備修隄之用歲省重費民遂息肩浮土為千金之隄斥鹵化膏腴之地傳之將來利顧不博哉劉公又備邑人所請奏之九重

白之廟堂及當路諸公乞以此莊之田依常平法不許他用仍禁官民户之請庶可經久聖天子加惠田里諸公相與維持其說亟下俞音曾不淹時令率吏民祗拜明命刻之堅珉以詔後人今之宰劇邑者簿書期會日不暇給水利等事遇有急闕趣了目前其至誠愛民有不可解於心而才智足以行之如施君者幾何人施君湖之長興人實司餗之子司餗用不盡其才齎志而歿君能世其家下車以來百廢具興飾以儒雅整辦有餘

銖積寸累以圖此舉中間易地之行咸恐敗於垂成及其來歸為之愈力百年之害一日盡除去歲他邑告歉而此獨豐海田幾於倍入明效大驗今已如此宜乎邑人歌舞之天下之事害不極則利不興若有數然民困已甚令以深長之思而興民庸部使者之賢建白甚明聖朝勤恤民隱遂躋登茲非止人力也後之人守其成規隨力補治雖至於無窮可也因作為詩章命邑人歌俾之勿壞歌曰

舜江之為邑兮居越之東八鄉瀕海兮水浴日而吞空古有長堤兮庸蔽遮乎一同人力有限兮海濤之來無窮濤來如山兮日相撞舂一有闕壞兮葺不可障而泥不可封民將為魚兮良田墊於馮夷之宮歲月勞費矣民告於鞠凶萬五千之緡錢兮十二萬之民工惟令之賢而才兮有尉曹之和衷築土纍石兮折彼波臣之衝矗如長城兮繚如萬丈之晴虹部使者主盟於上兮飛章徹於九重仰明聖之恫矜兮朝奏而暮惟人欲之從

墾田倍於千畝矣藏其收於廩中禁豪民之侵漁兮雖
巧取而弗容化斥鹵兮土膏隆隆變歉歲兮為年之豐
良耜畟畟兮多稼芃芃穫之積之兮將櫛比而墉崇歌
以訊之兮樂石是礱赤之相告兮永無忘令君之功惟
後人之勉勉兮用心以公視此隄之闕兮謹為之彌縫
念經始之艱難兮尚圖功於厥終

象山縣渡船記

象山為邑海帀三垂漢志鄞有越天門山輿地廣記謂

即今之東門山也唐神龍二年屬台州廣徳二年始屬於明元和郡縣圖志亦言本漢鄞縣地神龍元年監察御史崔皎奏於寧海縣東界海曲中象山東麓彭姥村置縣惟西南有陸路接台州寧海二說微有不同而郡縣志加詳焉志實李吉甫在相位所上吉甫嘗為明州長史宜得其真今西北至慶元府水陸一百六十里中有一渡之險若由寧海陸行則回遠倍之故多巳渡為便渡實支海南曰陳山去邑十五里北曰東宿皆潮退

而行中途少憩海口俟潮登而後善達舊以小舟往來多有風濤盜刼之虞隆興二年今資政殿大學士趙公彥逾主邑簿始創二大舟飃檣篙櫓䑩用畢備募習於操舟者月給之分置二渡以便行者晏然如在枕席之上所濟不知其幾邑人至今歌之鑰嘗侍公坐問何以能辦公曰向稽之職安得有力及此偶郡委以征商事舊例商賈以錢輸官以十之二為導行費旣首蠲其半以惠之餘分給吾輩因置䑺篙而諭之曰前日公用有

例令一切不取爾曹得百金則以一錢寘其中僅二年餘所積已多矣因首以修朝宗碶又助邑之敕書樓與邑庠遂以為此二舟皆躬自督課賞省而工倍人樂為用故能辦耳鑰為之三歎試吏之初孰能用心及此今日然在社稷豈苟然哉公去既久寖以隳廢而一舟先壞間有修治往往因陋就簡不可支久撤舊增新併為一舟行裝不堪濡滯而私渡出焉未免復有覆溺者慶元四年六月承直郎韓君元禮為宰訪問疾苦耆老首

以是告謀欲遵趙公之法而興起之鳩工度材即以八月先造一舟其長七丈廣二尋十一月既成又以次年之冬葺治舊舟去朽易堅色色鼎新幾於改作至今年二月畢工修廣之度視前少殺之若什器細大篙師名額悉循古規又月委官僚以次提督用防姦弊功就而民不知邑士請紀其事鑰以謂趙公濟川之功未易遽及今令尹忠憲裔孫雍容辦治維此一舉仰有以繼趙公之成績俯有以為一方永久之利趙公名遂身退卜

築城中親見其成書形於色尤為一段奇事夫子產以輿濟人於溱洧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令前後邑宫之賢蓋能知為政者惠及斯民如此後來者茍能垂意而不忽二舟之利其有既乎陳山有驛以為賓客行人弛擔之地將刻石驛中以詔後人慨然為直書之以補吾里地志之闕云

攻媿集卷五十九

攻媿集卷六十

宋 樓鑰 撰

記

范氏復義宅記

吳門范氏自唐柱國麗水府君居於靈芝坊今在雍熙佛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北地皇祐中守杭始至故鄉訪求宗族買田千畝作義莊以贍之宅有二松名

堂以歳寒閣曰松風因廣其居以為義宅聚族其中義
莊之收亦在焉中更兵燹族黨星散故基榛橅緼民豪
據為居室為場圃僦直無幾甚失遺意粟無所儲寓於
天平山墳寺倍有往來給散之勞久復圮廢改寘城中
反寄他舍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簿而下又五世而至
良嗣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念此有年齎志而歿吾
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任思圖其新於是歴告居民
盡除僦直約期而遣之不服者訴于郡于監司以至上

達臺省提刑臨川何公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此
舉力主張是復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四十八丈首捐私
帑繚以垣墻創建一堂仍扁歲寒以祠文正結屋十楹
以處貧族就立新倉寢復舊觀庀役於慶元二年之季
夏仲秋告成不愆於素觀者無不歎息親掌出納一年
以為後式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詳具要束以補
舊規揭於堂上且刻田籍於石以為永久之計介季之
柔續世科於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於義既力贊其

兄謀之屬鑰為記始末鑰不佞先祖少師收卹宗族有意於此而嵗不與伯父揚州始為之雖不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之貧者頼以自給亦四十餘年於玆先工部欲附益之而清貧終身猶未果也見范氏家法為之媿歎是舉也衍文正公累世之遺澤伸先奉議九原之餘恨又以綿范氏無窮之休豈不偉哉嗚呼文正公奮身孤藐未嘗頼宗人毫髮之力既達則闔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天祐范氏三子鼎貴皆以宏才高誼上繼父風後

人得維持憑藉以保其家良啚以布衣而決意興起不惟義宅載新義莊亦復整飭剔蠹省費又為數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興乎嗚呼文正初立規矩止具給予之目僅設豫先支請之禁不數年忠宣公已慮其廢壞故治平奏請聖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又與右丞侍郎自熙寧以至政和隨事立規關防益密今之規約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為此義事其難如此而況天下之大思所以為億萬世之計者又可忽乎嗚呼衣

冠之族不免飢寒者甚衆願如范氏之宗派而不可得今坐享飽煖者幾人若人人如良器用心更相扶持以永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不思自力甚者反爲蠹於其間則文正諸公實臨之其聞於有司曰公元者蓋今之族長云

汪氏報本菴記

惟四明汪氏代有隱德上世葬城南之俞村鑰汪出也嘗隨拜掃裴回松下顧瞻前後中有一丘隆然奇峯遥

峙秀水縈抱磬折面勢岡阜非若近時積土平田強為丘壟出於人力者比氣象秀潤真吉龕也是為外高祖大府君之墓府君以才選為吏古君子也終身掌法一郡稱平范文正公王荆公皆以士人待之我高祖正議先生為之志銘蓋積德之尤著者是先生奉四先生而汪氏之衣冠始於此鑰生長外家逮事外祖少師二十餘年親見孝友之懿奉墳墓尤謹遇忌日必躬至墓下為薦羞之禮遂為汪氏家法仲舅尚書恪遵先志不敢

少息而增色焉俞村之墓始於十二府君其子若孫葬於左右也凡十餘所迨今百七十餘載矣冢舍三易歲久易圮仲舅投閒既久度不可支吾乃營基於松楸之東輟費於伏臘之餘鳩工兩月而告成為堂三間後出一間併為修祀之地前為軒如堂之數可以聚族列拜兩廡凡六楹前又為門及享亭以淳熙十二年三月二日奉神座於堂之東室宗人雖墳墓在遠遇清明必合而祭者凡數十人列於其次規畫纖悉一一親授以

板為障而平其前祀則取以陳祭器臨事可不移而辦下至庖湢罔不備具靡錢五十萬一力為之贍塋舊有田初出於諸院其子孫間有生計凋落視為已業而私售者久不能制於是積累細微益以俸入以元直取之用供僧徒歲仍例卷命族人迭掌祀事其器用則分任其責且為出穀以助他日尚將益之菴成未有名夢中若有告以報本者公為之恍然遂以名之正奉始卜葬西山少師兄弟皆從仲舅大為基阡甲於鄉里又以外

祖母福國之先壠在奉川桃花隩王氏既不振亦爲買田建屋以奉香火凡其先冢域至是無所不備可以傳遠矣鑰既得歸日侍丞丈一日顧鑰道始末使記其詳以詒子孫惟我舅氏克振家聲光紹前人以燕後葉菴之落成時年六十有八矣誠孝不衰而又精力絶人克勤小物壯者有所不逮皆可謂人子法遂謹書之後人能不墜少師尚書之意汪氏之興殆未艾也

長汀菴記

樓氏自周武王封夏后氏之後東樓公於杞實始得姓後有食采於婁者因以為氏或著樓焉東京雍丘縣即杞之舊故亦稱杞縣樓氏以杞國為郡而望出東陽雖聞吾族自婺而遷不知所始自鑰一行推而上之至八世祖而止惟曾叔祖一十五助教墓志云六世祖自婺遷於明是鑰之九世祖也又不書其諱明化院之西南一山坡陁數十百畮上世葬埋甚衆邑人號樓太婆墓亦不知太婆為幾世為何姓今墳墓可尋者七世祖大

録葬白水雷家隩六世祖二評事葬太婆墓山之中劉夫人葬於西偏相去數十步徐夫人葬明化側平地葢祖宅之後也高祖十八正議及陳氏和義郡朱氏歴陽郡二夫人曽祖三金紫永嘉郡夫人翁氏葬龍潭先祖三少師兩守鄉郡首尾五年每寒食上冢旌旗鼓吹皆集塋下鄉里以為榮少師教授兖州時祖妣秦國夫人馮氏蚤喪葬南山再娶魏國夫人馮氏先卒得地於報國山之左今為仁濟院作三穴以右穴葬魏國少師親

寫馮令人藏扁榜猶存約他日自居中穴而遷秦國於左晚歲有閩人上官仲恩獻金鍾山圖得於舒氏尤喜之知平江日病中語諸父曰我死當葬金鍾比甃二夫人葬已久金鍾墓域頗狹至今三墳相去或二十里而遠初營葬時四山皆願求售仲恩亦勸之五伯父曰人其謂我家乘勢并包非先志也仲恩歎服且曰第三虎山不可不買可以為菴其實菴後亦一穴也少師龍虎二山皆平正如畫至江而止龍山之前俯臨沙洲相傳下

有金鍾曾見光景今神龍居之亦聖迹也俗謂江水一段為一汀近金鍾一汀最長彌勒每浴其中號長汀子故地名金鍾而菴名長汀少師藂於宣和五年至七年歲在丙午而葬今且八十年矣先君銀青卜壽於於菴之後荷諸院相從嘗買鄰山以葬亡弟館壽穴正在兩山之間坐艮向坤面勢環擁下直金鍾之洲前有一峯錢令公葬其下號令公尖為山五重惟此峯中立深秀正與之對自他處視之俱不如也先君以淳熙九年

十二月十七日卒於仲兄嚴州郡治以次年九月二十日大葬菴之右屋適在其前雖不礙前山而神道門起於谿次不能相望爲曲徑以入是時以仲兄繼亡無力改造先妣年已七十有四亦不敢輕動因仍幾二紀嘉泰四年正月九日先妣不幸棄諸孤荒迷哀苦之餘卜以臘月八日丙申襄事謀之羣從銜哀負土決意先期移建冢舍以八十年左支右吾之屋撤而新之舊木之可用者十無二三又遷基於左半在田間築疊尤費工

力幸及大事之前粗畢工役為屋三十餘間造石橋三所材良工緻庶幾可久於是始得神道坦平墓與門直列植樅檜移置石獸等平揖前山氣象愈偉少伸兄弟夙昔志願皆祖考陰祐之賜宗族相成之力也祖塋松行有干霄合抱之材然侵耕者多亦有枯瘁稍正疆界又補其闕別為屋數楹於外以為廥廩是役也雖出於一力而事實關於諸院已戒僧徒日謹焚修以資冥福若羣從及子弟掃松泝幹而至者自當館穀於此如挈

家寓處或封寄什器必至觸汙冢舍非奉先之本旨自玆幸無啟此意亦宜相與戒飭僕使一竹一木毋肅侵犯斯有可傳之望前輩言子孫以仕宦不能自守墳墓而使人代之故守墓之人不可待以奴隸而況菴僧乎此菴始建僧希亮入主之三十五年傳其弟子本權權住三十年又傳妙悟才三易人俱善於其事後來者宜善待之

李氏思終亭記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鑰預攷南廟試蜀人李君子思以審計司聨事先已固已得其江東十鑑讀之一見如平生歡既而出所著易解相與講明警發為多竣事鑰叨丞外府君代主宗正簿鑰尋丞司宗方以同僚為幸而君忽焉亡矣哭之盡哀且與諸蜀士經紀其家君之父年已八十諸子皆幼弔者無不傷盡送其西去哭以二詩殆不勝情今三十有二年矣間者闊焉不相聞知慶元之初鑰既投閒明年閲登科記見君之子道傳在乙

科又一紀而復來則已聞其召命同朝五年寖登館學
上著庭攝𢻻功時時相過以先友故厚我其季性傳又
擢嘉定四年第來見獨未識長子心傳聞其嘗名薦書
一不上第年未四十棄舉業而著書朝廷取其建炎以
來繫年要録百卷寘館中嘗得其副而盡讀之然後知
天之報施本無差忒而子思家學日成為不忘矣子思
之論易專究心於卦畫其言甚富如中孚豚魚等說前
未有發明及此者十鑒極陳南北朝戰守勝敗如指諸

掌書有小傳又有諸經解義皆其節自之大者吐其所見論議過人一宰饒之德興治行有循吏之績其所抱負十未見一二此識與不識所以恨其蚤歿也五年七月癸亥玫功涕泣而謂鑰曰先君子之葬兄弟尚弱萬里亦無由相告已得後谿劉先生為之銘矣墓前有亭取終身慕父母之義以致深長之思非敢自言能盡此也名以思終併致昆仲之意俾記之凡子思文學事業與其家世履歷後谿之志已詳不復書語之曰先公有

子如此固已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終之義豈云小哉近方為金華季氏為古文孝經詳說後序因論古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為之言曰聖人一經立教之要專在此數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是人之於孝未有無其始者夫子作此一經正欲人之有終也自天子以至庶人孝之大小固自不同於此復言若孝有始而無終未有不及於禍患者此則無貴賤之别上下一體俱當盡心焉末篇云孝子之

事親終矣止為喪祭之終猶未能孝之終也夫所謂孝之終與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曾之既啟足手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為知免矣然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簀猶非其正也嗚呼聖賢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鑰餘生無幾深知兢懼得正而斃所願加勉故以告有志之士云鑰老退學落加以病餘輙拾前說以慰孝思之切惟昆仲勉之

碑

聚奎堂碑

兵部尚書趙師羿謂臣鑰曰淳熙初年龍集乙未高宗在德壽宮先臣和州防禦使贈少師伯驌久被眷顧師羿由鎖應賜進士出身德壽喜甚謂其有子賜金更新所居增創一樓以榮桂書其榜蓋遮孝宗聖製聞喜宴詩桂林爭占一枝榮之句而寵之慶元改元師羿卜築吳門之晝錦坊闢堂曰聚奎奉先世前後所藏真蹟匪

惟侈雲漢昭回之盛抑取實儼所謂五星聚奎天下太平之義累聖崇儒右文高視千古蓋天人之符應也主上誤加將拔寢塵禁近嘗因奏對以宸翰為請上首肯再三嘉定三年冬起家長武部兼天府明年正月見於便殿昧死申言上又許之七月甲寅申使宣諭拜三大字之賜未幾又錫三扁曰宗表曰玉輝曰與間鋟鏤糅飾皆出尚方恍然從天而下周章踧踖感激自誓思所報稱移刋樂石顧有以記之臣辭不獲竊攷所元蓋非

一日國家親睦九族恩禮兼備神明之胄繁衍盛大教
養既至人才輩出獻詞章躬課試承平百年史不絕書
崇國公世恬好學績文有聲前朝徽皇命翰林學士承
旨鄭居中爲志銘知淮陽軍米芾書丹其子開府儀同
三司嘉國公令晙及從蘇軾黄庭堅游刻而龕諸睦親
北宅之壁間嘉國之子通判泰州子芟陪從康邸最膺
顧遇又見芾所書而愛之紹興間既得木本訪求其後
伯驌與兄浙西路兵馬鈐轄伯駒方贊員莞庫以近臣

召薦待以家人禮念其孤露自立厚加撫勞勉以温習
賜第都城俾日趨中禁圖書之府曰於此可觀人間未
見之書少師老成詳練歴記舊事盡瘁職守褒賞相仍
博洽醞藉歌詩聲畫取法晉唐游戲丹青深造其妙德
壽怡神物表密侍清燕預翰墨之選直廬邃嚴且給珍
膳名畫法書鼎彜款識攷訂商畧從容畢景肆筆成書
楷法行草分賚稠疊王粲登樓及謝莊月賦則全而書
之二王懷素帖則倣而臨之合作逼真以少師鑒裁精

審猶不能辨又雜取唐宋名賢佳句形諸幅箋便而者
踰十數持憲近畿孝宗出內帑緡錢萬嚴飾天慶觀親
札丁寧示弗勤民之意神毫睿藻敷以賜焉乃今奎畫
申敘於以承二祖之休於以奬聲績之楙三朝寶墨萃
於私室光華絢爛衣被草木有歷劫贊揚所不能盡者
而臣何足以知此雖然蓋可稽焉堂以玉輝名則取陸
機文賦石韞玉而山輝之語樓以與閒名則取蘇軾賴
有高樓能聚遠一時分付與閒人之詩而宗表之褒實

用唐宰相李勉故事聖意攸屬昭然著見復揭榮桂舊題於便坐植巖桂以環之始乾道間遴選聘使擢少師為副别授國書議事敵知其為宗老相與歎服以為備待時之說歸報蓋久而後益信師羃稔承家訓大沮開禧用兵之議以是不合而去聖化更新復登邇聯委寄益隆俯俞忱請則所以蒙被簡記者有自來矣惟昔君臣際會一字之褒踰於華袞今少師父子才美世濟為趙氏祭酒帝筆之儲盈溢巾衍有傳家之寶無登牀之

嫌六丁豐隆呵禁護持昭示將來以永無斁爲子若孫顧瞻豐碑齋莊斂衽仰聖作之淵懿知忠厚之積累盡萬物而不足報可不勉諸臣哀額無庸方期謝事跂望斯堂無由一拜於其下敢述始末而爲之詩曰

煌煌聖朝親睦九族有制有恩克保世禄信厚振振麟趾之時才學自奮見於設施於穆少師相逢盛際受知高皇蚤被簡記源流有來元祐名臣賜對入侍禮如家人博洽醞藉翰墨之選帝筆昭回溢於巾衍賜第崇成

有子策名迺書榮桂表於家庭皐陵掄才輶軒載牽出奉六條申畀一札子克負荷致身文昌四尹神皐如漢趙張卜築姑蘇有嚴尊閣戶冊狹攽增賁丘壑奎壁之光聚於吾門顧瞻斯堂膺侈上恩是父是子並膺殊眷非止爲榮於以示勸生子生孫其報伊何忠孝一心永矢弗磨

王節愍公忠肅廟碑

嘉定四年某月某日詔爲故樞密節愍王公立廟賜額

忠肅某年某月某日廟成惟公建炎紹興間五使不測之地卒執節以死忠烈顯著人户知之大臣欲專和戎之功不以實聞故卹典多闕至孝宗皇帝聞之始特官其三孫曰杞曰枏曰機開禧權臣橫挑釁三邊俱震始復求專對之才以通好枏捐軀徇國為人所難毋夫人又以節愍之事勉之張擅三往終定信誓祖孫相望勲在社稷可謂無負三槐之家風矣紹熙元年謚公節愍枏既奏功擢帥合肥尋尹天邑請於朝求為乃祖立

廟於是天子嘉歎且曰爾祖葬吳郡其廟於城中柟拜稽首退而營求會提點刑獄陳芾攝府事為度基於郡之北真慶坊地周百三十丈有奇闢門三楹旁翼二挾以入兩廡中為寢堂敞以高軒肖公之像以安康郡夫人陳氏配命服如禮鼎俎具列深邃崇嚴既足以揭虔妥靈又啟旁舍以處道流買田續食使永香火之奉可謂備矣少卿以新廟成不可無紀命鑰碑之鑰嘗銘公之隧若平生大節與夫勤勞機辯之詳既屢書之茲不

復列獨著立廟之本末以詒後世竊觀昌黎韓公為廟碑者三曰烏氏曰田氏曰袁氏烏以重肩田以弘正袁以滋皆以子至將相寵及上世非自以功業而得廟食也以死節而得祀者莫盛於張巡許遠之廟而兩家子弟才智下後無聞焉惟節愍公上承三槐之盛以忠義自奮風烈昭灼膺此廟食之寵尸而祝之子以死孝而歸其骸孫又以探虎穴而就功名既不忝其先而又增大之王氏之廟其最優乎因為之歌詩以侑四時之享

云

公之生兮不辰投大艱兮期殉以身掉三寸兮驚嚴宸起布衣兮立登從臣痛二聖兮蒙塵出萬死兮氣益振得要領兮折殊鄰辯懸河兮機若神數往返兮就和親功既高兮遭厄屯握漢節兮死朝紳地震裂兮天霾昏祀於河間兮秋復春紹祖烈兮世有人始雖屈兮終獲伸墓於山兮祠於城之闉依琳宇兮輪奐一新肖公之像兮凜然如存芳菲菲兮薦苾芬洋洋在上兮傷不見

而不聞公其訴上帝兮叫九閽或爲鬼以厲賊兮如張
巡九原有知兮煥絲綸享廟食兮報君恩佑爾後人兮
傳無垠

攻媿集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六十一至六十三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閻澧

攻媿集卷六十一

宋 樓鑰 撰

啓

謝發解啓

決戰文場喜慶大敵策勲計版幸綴羣英心既歉然顔之厚矣竊以真主嗣臨于萬國宸心經略于中原正紫髯將軍撫劒之秋豈白面書生鼓篋之日然用武必有

文備當修德以來遠人況一士可以止百萬之師寸舌可以賢五千之騎搴旗斬將者特匹夫之勇敦詩説禮者乃元帥之資丁字徒知固難處强弓之右毛錐可用當爭雄大劒之間得竒才自足有為用真儒必將無敵爰命郡國選修潔之士且使鄉遂獻賢能之書廣數路以取人才詔直言以增士氣將取布韋之賤以為將相之儲草萊期王佐之才畎畝任天下之重坐使有志之男子羞為無用之陳言附鳳翼而攀龍鱗咸起功名之

顧擢犀角而拔象齒始膺藻鑑之求如鑰者賦性秉昏
受材獷散幸家聲之未遠冀世業之永傳誓收黃卷之
功益振青箱之學十載空隨于舉子一言未售于有司
良弓之子必為箕有自來矣吹竽之門而攻瑟如不好
何欣逢不諱之朝深惜難逢之會一鼓作氣已為勝敵
之謀三年不鳴期遂驚人之舉及奏功于里選僅側迹
于行間雖叨鶚薦之書猶愧鵬飛之化沙礫已甘于在
後駑駘敢望于爭先靜惟賤士之拔茅實賴大人之推

轂茲蓋伏遇某官才高今古名壓搢紳久居喉舌之司卧治股肱之郡愛民如子惟忠厚以存心遇事生風信精神之滿腹天子思大夫之國器布衣求吏部之門生遂使庸愚亦未掄擇鑰敢不益嚴筆陣力淬詞鋒敵無畏于萬人霸當成于一戰鵬在秋天之外已借高風魚撇春浪之中更資餘澤

謝省闈主文啟

薄技巾程豈謂單辭之誤上恩從厚猶霑末第之榮竊

言僥倖之由實自生成之力德無所報感不知言竊惟
選之公本條為試科條之備今日尤嚴凡羣試于有司
當守遵于成法未問詞章之工拙先觀品式之從違
苟有一毫之差必為終篇之累惟時公諱尤異常規雖
在祖宗不致山川器幣之廢然為臣子當明澼勢秉機
之嫌著之甲令以謹臨文之疑揭之棘闈以備入門之
問倘律度之不中宜衡鑒之弗容自非詞華驚絶代之
工議論如古人之正又安得特加拔拭曲賜甄収既寬

司敗之誅乃玷主文之選如鑰者伶傳無取坎壈數奇猥承簪紱之餘期紹箕裘之業念踵登桂籍者已三四世而不書鴈塔者幾數十年幸兄弟之聯飛喜門庭之稍振顧修世學益大家聲濫由鄉老之書來赴春官之試孺子不謹嘗約曰而後期窮鬼為妖復轉喉而觸諱問山犯名之二者猶有不學之愧書馬與尾而四者尚懷譴死之憂矧明見于條章乃自為于鹵莽深慮布韋之賤不勝鈇鉞之誅敢謂巨公曲成孤迹略去片言之

失力収一日之長委墮甑于道中已甘絶望取焦桐于
爨下實賴知音既援例于先朝遂飛章于清禁異恩俯
及同輩皆驚雖不能豪奪于錦標然固已寵踰于華袞
三神山上人憐不及于鼇頭千佛經中自愧得陪于驥
尾退量叨冐良有夤緣茲蓋伏遇 某官 正始名流開元
故老公車讜議與秋霜烈日以爭嚴名驛重來快鳳凰
景星之先覩假道蓬山之上主盟蘭省之中凡屬品題
莫逃藻鑑雖小善之占必以録盡収天下之英雄而斯

言之玷不可為尤費筆端之造化遭逢若此稱報謂何

鑰敢不痛自激昂益加詳謹對千人而不犯顧尚友于

先儒號一莊而復荒肯下同于流俗誓損頂踵以報丘

山

謝試中教官除温州教授啟

就試棘闈復售綴文之技庀司槐市誤叨分教之官慙

無黄絹之好辭偶中青錢之妙選卓踰望表愧溢情涯

竊以庠序之興人倫是賴郡國皆立王化尤先僖公能

修泮宮致一時稱其多士子産不毀鄉校蓋千載以為美談在西漢李唐之盛時有文翁常衮之循吏變蜀郡如東魯至司馬氏而昌其文化七閩如上州有歐陽生而為之倡是知自京師而首善亦必崇鄉賞以勵賢惟我皇家歷參古制開學宮于四海延師席于諸儒慮擇士之或遺復設科而俾試攷之經以察其識命之賦以觀其材人寡鑒精禮優選遴欲中有司之意必兼舉子之長如鑰者術業空疎詞章骩骳受過庭之教敢言匡

呙之解頤原集避宋朝廟諱凡匡鼎匡衡匡廬之匡皆作康今改正習雕蟲之工難及温生之乂手比幸登名于蘭省夫何困迹于銓曹念舊學之未蕪幾此途而妄進操觚染翰是皆已試之才斂板趨風咸望非常之遇顧如孱質乃預英游方期六鷁之退飛敢謂雙鶥之連中獲離場屋之餘習復逃州縣之徒勞載維永嘉實名東浙鼇頭屢占在紛紛白袍之間黌舍宏開無青青子衿之廢苟非儒匠難主文盟好為人師素守孟軻之戒此非子坐恐招有若之譏

念得罷之過優復去家之不遠無非僥倖端有夤緣茲蓋伏遇某官旋斡化權主張吾道内治外治既陶萬國之泰和小成大成仰贊一人之化育善類悉歸于真宰危蹤尤累于洪鈞久憐書馬之懲欲收置于門下茲試不黽之藥偶獲預于選中亟畀除書實由大造鑰敢不益堅素履無負初心學不如務師曾何知于善誘教然後知困顧敢忘于自强庶上副于眷知以少圖于報効

回交代李教授 冰 啟 以下十五首温州教授任内

陪鴈塔之題名如昨夢叨鱣堂之選猥繼後塵荷委貺之洊臨愧馳緘之已後恭惟
県官
性天夷曠才地高明筆陣摧風得儁膠庠之彥儒林振藻飛英俊造之科尚淹三館之遊俯作諸侯之客一方士子固已樂吾教中當路薦書皆欲出我門下倚閱嚴名徑𢓭超除鑰托契已深承頻不遠此非予坐正慭温故之稱必有我師全賴告新之益

通添差教授王太博
啓

賔興鄉國曾叨推轂之知客授侯邦尤得摳衣之便撫躬甚喜剡牘先之恭惟　某官　賦軋兩都名高六館文章攀桂再登俊造之科閶闔排雲首上治安之策詔開言路章交公車英詞獨徹于細旃褒語寵踰于華袞先生入太學方將育天下之英才廣文獨冷官何乃為諸侯之賓客俯從新制大屈公言風引仙舟雖覺三山之暫遠雲垂鵬翼會看萬里之橫飛鑰少欲傳家長而慚學閉門覓句初無鼇臼之稱仰屋著書空有醬瓿之誚頃

籍鷄章之薦遂叨鴈塔之題不知七年待次之遲但喜一旦同寅之幸豈止日沾于膏馥要當力踵于步趨既非中行待我以衆人方謹舊恩之報如使西河疑汝于夫子難逃良友之譏

通太守曾吏部_逮啓

恭審疏寵宸庭承流倢服凡居庇幬罔不欣愉竊惟左浙之奥區獨以永嘉爲名郡人才秀發接王謝之風流城望雄尊控甌粤之衝要海物惟錯生齒日繁屬歲事

之多虞致天災之代有颶風駕浪萬衆為魚烈火焚廬一昔而燼八潦七旱田野無以為生九牧十羊吏民疲于奔命閩境告病淵衷顧憂正藉虞升卿為開錯節不有龔渤海誰治亂繩既入奏于明光諒疾驅于達道恭惟其官秉珠照夜衡玉懸秋學自得于家傳美盖由于世濟矧惟我宋衣冠之盛無如曾氏閥閲之高閭嶠勲名藹相門之清議南豐術業擅昭代之詞宗未若于門卓稱江左弟兄輝映競馳雲間日下之名門户熾蕃遂

為澤底罔頭之族顧如偉望立卜要津早瞻使者之星來近長安之日握蘭密勿銓衡無同滯之嗟聽棘平反囹圄有屢空之效暫從均逸亟畀于蕃將使官府復見于太平閭里盡銷于愁嘆報齊國之政諒無五月之淹趣曹相之裝即聽三公之拜鑰學不知道才非瘉人偶霑末第之名濫作諸侯之客敢圖會遇獲事賢明歡寒士之顏願託千間之厦順下風而請敬持一瓣之香

通太守莫給事濟啓

恭審崇膺宸誥起鎮侯邦瑣闥需賢將復甘泉之舊左符共理暫為滄海之行先聲所加衆聽皆聳恭惟某官學該四部文擅兩科渾然金玉之相凜若松筠之操經綸自任直將舉明主于三代之隆雄挺不回信能立懦夫于百世之下韜藏既久聞望益高獨由直道以致身自結九重之知已紬書東觀徑躋瀛洲學士之聯典奏南宮已有鳳閣舍人之掾上方修明號令鼓舞華夷爰念制詞思復深淳之體肆求卿列首推橫博之才俾代

予言仍參內相大述作多出其手豈惟復見常楊近誥

誥自為之文端欲上規姚姒還直螭坳之秘進趨雞戟

之嚴更藉剛方之資為專封駁之寄危言造膝嘗有志

于回天勁氣逆鱗曾不難于去國坐命時論之推重借

無諫列之拜章退安香火之祠自得林泉之樂惟永嘉

之古郡實東淛之奥區乃命承流以遂均逸一麾出守

肯為頽步兵之詩五馬自隨姑尋王右軍之舊刱高門

之名勝著此地之聲華南阮世官猶有甘棠之遺愛阿

連客授尚存絳帳之餘風自聞成命之肆頒惟恐使君之來暮山川改觀城郭增輝地控甌閩正有資于韜略道傳伊洛尤仰賴于範模第恐廊廟之資尤被冕旒之眷賜環在邇宣容早蓋之行春視草居中復見金蓮之照夜遂大拜以佐中興綸學不知方才非可用末科廁迹自憐書馬之愆再試得官人笑畫蛇之贅敢恨入年之家食第慚多士之主盟好為人師真成不韙此非子坐日懼弗堪仰千騎之鼎來幸二天之在望飛鴻遵

渚咸歌姬旦之歸兮泮水采芹猶喜魯侯之戾止

通郃通判範啟

別駕功高夙仰聲華之茂廣文官冷幸依庇蔭之餘念行遂於趨鳧顧敢稽于饋鯉恭惟某官風儀峻整政術高明試以劇煩井井有條而不紊遇諸盤錯恢恢游刃以有餘矧是永嘉甲于東浙地望控甌閩之要人才承王謝之流正資賢治中以佐明太守撫摩凋瘵振起教條稔聞五月之政成盡出貳車之力贊少舒驥足不妨

風月之平分入鑾鵷行會見雲霄之獨步掄才非適用學不知方雖記問以尚疏在淵源而何有謬司芹泮偶及瓜時樂英才而教之固知非據事大夫之賢者尤得所依

通趙通判佩稟啓

題仲舉之輿凜先聲于海嶠閈馬融之帳竊大庇于雲天仰德既深遡風知幸恭惟某官派分銀漢秀挺瓊枝撐腸富萬卷之書落筆掃千人之陣儒科振藻仕路蜚

英非錯節于笑談破大㪍于俄頃歌合江之桃李邑人猶見于去思依上幕之芙蓉府主但聞于坐嘯眷茲名郡密邇行都屬頻年有饑饉之災況比屋被焚漂之酷公私窘匱民吏彷徨方欣郡政之一新更喜治中之鼎至湖樓風月豈惟景物之平分春草池塘會見精神之頓改來播海沂之詠佇歸禁闥之班鈐才不及中學非語上淵源無自敢謂好為人師教導未明政恐此非子坐不圖幸會獲在惘幪闔境傾心想望貳車之風采冷

官修敬預通記室之姓名

回錢録參泌啟

久矣向風恨無半面之雅兹馬聯事幸逢三語之英拜履非遥捫心知慰恭惟其官清姿冰潔奥學淵深玉筆瓊彝壓倒千人之筆牙籤緗帙讀殘萬卷之書淮山小試于梅仙海嶠更煩于阮掾獄市無擾長賦池塘春草之詩兄弟聯飛行繼鵬鶚秋天之武鑰家傳雖久客援何堪喜聞都騎之來遂竊靈河之潤朋緘委貺驚珠璧

之暗投短牘陳誠愧瑶琚之匪報

回瑞安胡縣丞啟

一行作吏敢興獨冷之嗟再轉為丞喜見真清之彦高詞先辱謙德有光伏惟某官澤底名家雲間妙譽仕途詳練兩淹黄綬之司薦口瀾翻果上金閨之籍謂宜闊步徑登要津通雨道晴又聽下邳之論事哦松掃竹不妨藍水之風流預想登仙由兹假道鑰官遊無取客授何堪騎氣方來。騎氣見史記天官書一本改氣為驥誤將快爭先之覩緘

書敬遺少陳未見之心

回陳司户傳啟

芹宫客援懸博士之不治槐笏宦遊喜參軍之稱絶聞風久矣拜賜懽然_{其官}理窟精深詞源淵奥早射廣庭之策合窺蔵室之書誰謂偏州乃淹賢掾俸錢寡狹固非京兆念珠曹吏事精明共看琰之霹靂手高才如許迅名何疑錀行遂同寅庶幾承教日候入疆之告忽驚將命之臨廣文冷官雖有聲名而何用孟公尺牘但知

葳奔以為榮

回前寧海沈主簿 與傑 啟 沈在泰師垣館下登第後駁放不復仕

竊伏海隅久壓斗南之譽宦遊仙里屢聞月旦之評首勤車騎之臨門更有文書之衘袖勞謙過矣自視缺然某官涵泳聖涯䎃翔藝苑振三都之鼓吹韻五典之笙簧漢閣招賢貴人欲出我門下堯階賜第天子謂入吾選中一官猶恨于棲鸞萬里忽嗟于退鷁雖當邪正初分之日乃有疑似難明之人顧得喪苟無愧心雖聖賢

未免流議沮魯如臧氏之子能使予不遇哉于齊主侍人瘠環好事者為之也科第空傳于拾芥功名高視于浮雲収還四海之虛聲自作一鄉之善士尋伊洛之故步窮洙泗之遺經仰屋著書期立言以俟君子閉門覓句推殘膏以丐後人坐歷十年事更幾變沈舟而閱千帆之過翦翮而看百鳥之翔公論自明識者增歎紛紛餘子蠅營雖見于復還落落高懐馬喪安知其非福然而休期難再大器晚成毋忘結綬之心當起據鞌之志

鑰晩生無似客授何堪久懐望履之私未遂升堂之快掩關卻掃素欽静退之風忘年定交猥及庸虚之子焉有瓊瑶之爲報但驚珠璧之賸投誦廣文官冷之詩喜遇同襟之客讀東陽郊居之賦會求撫掌之歡

回永嘉徐主簿總啟

孺子名高方屈臨于簿領廣文官冷乃先辱于緘縢摛詞粲然爲禮過矣伏惟某官學耽八索識洞九流提筆以赴文場前無堅敵影纓而遊帝所自致巍科精金百

鍊而愈剛良玉三獻而後售宜在瀛洲之選往觀藏室之書俯就鸞棲尚淹鵬運高士不為主簿雖曰徒勞君子不卑小官何妨行志會閒妙擢徑上要津鑰晚出無聞散材焉用黄卷自樂豈敢好為人師絳帳方開正恐此非子坐獨幸佳郡素多賢僚匡衡鼎來可共說詩之樂鑿齒一詣便勝讀書之功

回瑞安林主簿啟

宦游伊始方淹枳棘之棲客授無堪徒愧蒹葭之倚先

聲竦甚華翰先之伏惟某官人物粹夷天資爽邁實甘棠之笏自有家風讀牙籤之書盡傳世學小試句稽之職倚看趣名之行綸久矣聞名兹焉同事高士為主簿固知公議之未平廣文獨冷官但喜疎蹤之有託

回平陽李縣尉煥啟

登漢庭之第猥繼英游訪吳氏之仙更逢隱吏方謹先聲之伺遽勤華翰之頒恭惟某官學有本原辭無枝葉論議醇正所得蓋自于名儒氣貌粹溫不問已知其長

者騰踔合登于要路酸寒乃就于尉曹不容警捕之淹會膺名對之寵錀家傳雖久客授何堪逄君子之僚已伸素願篤年家之好尤激義風

同郡庠職事啓

冷官無取豈敢好為人師佳士有聞不當列于弟子伏惟其官性天俊茂才地高明玉堂瓊盃壓倒千人之筆牙籤錦帙讀殘萬卷之書三年已見于驚人一第何足以恩子倚觀奮發自致功名錀久矣聞風欣于識面辱

貽書之加寵歎陳義之甚高喜荷之私敷宣罔既

通交代徐教授　嘉言　啟

讀鴈塔之題久欽閒望典鱣堂之教獲與交承既慭揚紕之在前敢俟及瓜而受代通名伊始修好在兹恭惟

某官

學造聖涯文高藝苑評彼處士孺子宜當為先求之古人有功未見其比能似𥠖祖今為耳孫既已飛英聲于千佛經中固宜追俊游于三神山上何為歷歲始就冷官惟此邦餘王謝之風而多士知伊洛之學正有

資于模範俾益究于淵源君子之育英才是誠所樂諸公之登臺省會見同升鑰夙昧家傳偶叨客授望親庭于咫尺較吏考之毫釐日冀先聲得遂歸歟之志顧瞻清峙用寛仰止之心

謝除删定官啟

投誠思地倍煩大冶之陶鎔定法清朝俾預有司之筆削密附聲光之末親承約束之嚴榮喜交深凌兢罙甚竊以國家備百王之制章程垂萬世之規小紀大綱秩

然有序奇請他比或以滋彰肆當核實之朝爰舉久虛之典宏開書局共議邦條上勤元老之尊坐總羣言之首假刪詩定書之目以名其官凡摩研編削之流可知其選豈容濫吹有玷知音如鑰者才不適時資非近道雕蟲何取謏成童子之虛聲書馬有愆幾作詞場之奇祟敢歎十年之不調但知三省以加功德之不修學方圖于為已斯未能信仕豈專于為貧乃因客授之行益究家傳之旨力攷淵源之所自務求斆學之半功抱素

志以自憐庶此生之不苟竟緣色養來叩化鈞璞三獻而就知鼠五技而成拙屬正人之登用矜寒士之滯留謂當在藥籠中必欲出我門下誦佳句于百僚之上有味其言持長綆于千仞之艱不遺餘力卒令弱質亦入化爐雖知隔仙府之幾塵猶使及天朝之速化適承人乏獲厠英游自爲之謀不過于此茲蓋恭遇某官主盟公道厚禮人材颯贊九重不顯彌綸之用精白一意曾何適莫之容然無私乃能成私惟不德是以有德如弟

兄之不振荷造化之特深之邀顯以文之亨著以功取言競爽公山用于前正禮擢于後實出殊私鑰敢不益勵廉隅進修職業舉數事以塞詔何敢自欺慕國士以報恩豈容弗勉

同詹狀元騤啟

清禁傳呼喜聞第一之選長牋委貺更驚駢四之工恭惟某官學富三冬才優六館馳雋聲于藝苑承一門詩禮之傳奉大對于昕庭為四海英雄之冠賢關增氣里

社重輝盍從臺閣以問津會見功名之發軔鑰頃由殿
幕先揖辭華待尼父于季孟之間愧文衡之非據舉公
孫為賢良之首仰天鑒之獨高敢意謙撝反為巽謝

通浙東安撫李參政彥穎啓以下九首通判台州任內

便親求外仰蒙化筆之餘貳郡之官適在帥垣之下依
仁有自稟令無譁敢修大府之恭庸效小夫之智恭惟
某官爽邦哲匠名世真儒以平生不欺之心為古人有
用之學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儼然公輔之資來非可招

去非可麾卓爾朝之望至公待物直道持身辭色不以假人毀譽未嘗經意上以此信于人主下以此服于衆心久為朝夕論思之臣遂登夙夜宥密之任進參政柄實領宰司豈惟奉養之徽曾不改于儒素若其酬應之確了無間于戚疏茍曰才能各隨器使雖有浮競自應意消故國是不容動揺而朝列為之肅靖坐鎮雅俗遠追謝安石之賢共致太平咸望楊公權之相既明且哲善始以終出殿大邦寵分秘殿七州訟理民無恨于

田里之間數月令行人自得于湖山之外雖少留于蓬島曾不遠于長安會聞袞繡之歸亟正鈞衡之拜鑰登門最晚辱眷惟深涉筆金科顧如知于八律兼官玉牒曾弗措于一辭叨陪典領之嚴備費生成之造會聞半剌許置外員幸下攷之再書援新制而三請匪蒙深照安得此行望故里以非遙奉安輿而在即獲承菽水之養盡出丘山之恩展驥無堪徙以負丞而增愧（負丞見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一本改丞為秉不必從）登龍未遂尚須假事以有行愛日

方舒寒威將勁願爲宗祊之重益精茵鼎之調

通吳給事芾啟

甘泉宿望久懷睎驥之誠别乘賛員喜有登龍之便敢修柔削以代先游恭惟某官命世偉人爽邦哲匠才雄萬夫而持之以正名滿四海而取之甚廉出入兩朝周旋三紀選部頼典銓之鑒瑣闈高扺敕之風劇寄屢分外庸尤著侯邦訟理民舉安于田里之間帥閫令行人自得于湖山之外掃蠹源而略盡清狡穴以一空不惟

所去以見思抑使所居之官大乃守東山之志屢賡彭
澤之辭均逸祠庭猶俾斯人之有望告歸神武直將與
世以相忘容與千巖之中傲睨羣物之表凡烟霞勝絕
之地皆杖屨經行之區下流水而上青山固知自適身
赤城而名絳闕豈得長閒况資元老之壯猶將任舊人
而共政丘壑臯夔衣冠巢許民具爾瞻股肱蕭曹腹心
良平公其毋遜鑰晚生無似薄宦徒勞涉筆金科倏更
三載兼官玉牒弗措一辭惟父母之年益高念菽水之

養多闕偶逢新制適契初心得請治中將遂親迎之樂强顔員外未知貳郡之方幸門墻之是依信典刑之斯在使獲附聲之末如見古人倘粗傳士之苴餘願為弟子炎威方熾仙隠獨清顧茵鼎之茂調為宗祊而自重

通韓運司彦質啓

伏審拜恩天陛將漕日畿龍馬負圖久寓遼巖之直水牛輓粟允資斡運之才凡隷部封舉深抃蹈恭惟某官

乘珠照夜衡玉懸秋赫赫元勳具載鼎彛之刻言言餘烈尚存帶礪之盟仰昆季之横翔見門庭之益振竹樓赤壁增大江形勢之雄攜李嘉禾偉近輔恩威之洽剔蠹源而俱盡掃狡穴而一空齊民欣冬日之温老吏凛春冰之薄矧是外臺之重適當虛席之初肆求能臣乃擢賢守借一州之斂惠俾列郡以觀風問津清禁之途接武助朝之列致身自奮行預嚴徐之褒活國有謀小試管蕭之亞不勞鞭扑坐致錢流便登簪橐之聯俯慰

搢紳之望鑰行能無取學述尤踈涉筆刑章顧安知于八律預名史牒曾弗錯于一辭惟親年之益高念色養之多缺偶逢新制求倅偏州乘鴈雙鳧顧何加于多少懸疣附贅適有愧于駢枝莫知關決之宜幸屬按臨之下願廣萬閒之大庇俾霑九里之餘波扆驥何堪徒以負丞而興歎登龍正阻尚須假事以有行

回王主管 啟

東閣同趨曾蒙傾蓋南州半刺首辱飛緘聽高隱以非

遥荷謙光之過厚恭惟_{某官}神鋒秀整筆力縱橫克紹家聲善實甘棠之芴親傳世學盡讀牙籤之書盍上亨途以攄雅志依芙蓉于邉徼俶賦歸來奉香火于仙都姑為自適正恐精金之價定不容美玉之櫝藏鑰佐郡無堪登門自喜屬暑行之疲甚媿瑶報之闕然

回寧海湯知縣_烈啟

蝕粟周行力圖補外贅員别乘恩許便親喜同事之相依荷貽書之先辱伏惟_{某官}詞場前輩聖世名流棲枳

海邦藉甚一時之望采芹泮水盍從三館之遊尚為墨綬之淹小駐青雲之武循良所在登用可期惟慕向之已深喜瞻承之伊邇縱横老筆歎才氣之增雄踸踔征塵媿報章之弗稱

回石司户宗明啟

聞公子之名踰于十載識荆州之願始自去秋既服持衡之公更蒙傾蓋之好兹來佐郡深喜為僚素知三語之無同未省千人之小異荷貽緘之先辱審沿檄之將

歸喜不自勝言何能盡伏惟_洪
高挹儒科振家聲于奕世首為户掾贊郡政者累年豈
容州縣之勞會登臺閣之選君既不為駢儷之諛語我
亦欲言去就之私心自惟無堪顧將焉用三尺所出四
年其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詎敢論古人之懿往而不
返入而不出要皆非吾道之中惟親年之益高愧色養
之有闕每切望雲之念懼乖愛日之誠幸下攷之再書
援新制而三請置之員外處以治中豈求半剌之優正

恐負丞之誚玉川之異自異或恐未然蒙莊之才不才未知攸處既逢直諒之友良佩切磋之規賀下之先請益為便凡此地當知之事與平生有用之言不鄙其愚願悉以教

回添差錢節推之稟啟

處以治中自慚無用置之員外所向適同喜傾蓋之非遥荷貽緘之先辱伏惟先大家聲赫奕性地純明早聯紳笏之華未快雲霄之武六月而息欲為擊水之遊三

年不鳴必有驚人之舉暫煩婉晝來佐賢侯不移桑梓之邦徑入芙蓉之幕會闈文薦別遂超遷茲叨佐州甫及視事一笑莫逆俱為騈拇之流同官為僚尚恃斷金之義

同寧海方知縣之啟

附驥同登怳如昨夢飛鳧來下忽聽先聲方慭佐郡之無堪深喜為僚之有託伏惟文之性資通敏問學邃深屬辭甚工屢得文場之雋從政何有寖登仕路之英既

通籍于金閨聊假途于墨綬惟兹海縣在四明天台之間久矣邑人有卓茂魯公之望矧叨末契尤切寸一辱華翰以過優媿短章之匪報

賀明州范參政 成大 啟

恭審詔起柄臣權分制閫九重前席方深共政之圖千里褰帷暫屈于蕃之寄山川頓改號令鼎新凡屬按臨舉增抃舞恭惟 某官 儒林師表聖代宗工英主有為出際五百年之運嘉謨允合遂叨九萬里之程羽儀天朝

金玉王度縝綸秘掖追還盤詰之風抗節殊鄰平讋疆梁之氣威名日著宸眷采隆謀元帥于東南憺皇靈于徼塞令行八桂世稱伏波銅柱之規澤浸兩川人服武侯羽扇之略進參鬷嘏光輔太平遽辭丹陛之風雲高蹈石湖之林壑奉身而退與世相忘屬名藩弄印之初喜元老賜環之速首頒帝綍併護瀛壖姑為試馮翊之行了無薄淮陽之志仰體皇上憂顧之重俯矜民生凋瘵之餘叱馭徑行不待東方之千騎望塵雅拜欣逢刺

史之二天傳塡撫之先聲極撫摩之至意吏民相賀知有所依旬月之間坐以無事輕裘談笑澄瀚海之驚瀾健筆流傳播雞林之佳句盡消愁歎倏變謳吟諒課最之易聞恐公歸之難緩台星兩兩重觀齊色之祥泰山巖巖式副具瞻之望鑰夙叨鑪冶久去門牆贅員于茲阻奉維桑之敬賜履之下實云擊柝之關尚為假事之謀少遂趨風之願敢憑慶牘敷叙勤誠晝戟靖深薰絃和暢祈為冕旒之眷益精胥匕之調

攻媿集卷六十一